

青未了



【在人间】

## 重生记

□雪樱

如果死亡是一次远游，父亲走后，我一直不断地寻觅。转眼间，他离开三年了，该忘记的没有忘记，在看不到的地方生出翅膀，扑闪扑闪，往事轻盈如羽，清晰如昨。

多年以来，我很厌恶自己的影子，带着轮椅的车辙，走到哪里都能被认出来。直到住进医院病房，走廊里、电梯间、检查室，随处可见相似的车辙，影子也瞬间迷了路。然而，恍惚间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，那么眼熟，又那么陌生，他歪着半个身子，细长的双腿，脚步踉跄。待我上前确认，却发现认错了人，不禁心头一紧。以至于那段时间，我特意选择在午后去门诊楼，就是想再次确认，却再次扑空。我哭了，我根本追不上父亲的脚步——置身于时间的荒野，我看到的是衰老期的“他”。半个父亲在疼，半个我在流泪，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。事实上，我们活在当下，也活在过去，记忆的魅影如影相随，但好在有记忆，使我攀援着这根绳子，苟延残喘地活着。来到世上，父女一场，我们在一起仅生活了35年，实在太短，短得来不及提笔记录下来。

父亲自幼被抱养，一岁多时因奶奶看护不慎，摔伤腰部落下残疾。毕业后安排工作，本来能够顺理成章进入高校，中途被人挤掉，爷爷找到领导也未能挽回。或许，身体本身就是命运。多年来他带着伤病，就像拖着一道无形的枷锁，先后经历单位破产、下岗摆摊、女儿生病、中年丧父，他始终保持隐忍而沉默，乐观示人，乐于助人，内心深处潜伏着一座火山，随时都有爆发的风险。时间久了，他早就被名目繁多的苦痛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脑血管堵了，先是左侧，后是右侧，再后来，双侧都栓住了。面对所剩无几的逼仄空间，他缴械投降了吗？没有。至今

我清楚地记得，他最后一次出院回家后，每天坐在床边，打着手电筒，眯着眼睛看报、读书，那样子专注又可爱。那个时候，我尚不懂得，受困于心灵的折磨并不比外部的压力小。他的苦、他的难、他的泪，他从来缄口不谈，连同自己的身世一起被封存和窖藏在心底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。

父亲性格耿直，待人真诚，最烦求人。为了我，他却没少低下头来求于他人门下。小学入学的关口，因我的户口晚来一年，他低头答应了校长提出的交换条件。二十年后在山上遇见校长，对方很知趣地匆匆离开。前几年听说她因癌症去世。我初中升学的时候，父亲同事的家属是教导主任，只为打声招呼的事，他不知徘徊了多久才说出口。后来，单位破产，老厂长病逝，以前车间里的的女同事自告奋勇竞聘新厂长。为了找份值夜班的工作，父亲硬着头皮找她多次，又辗转登门送礼，事后才知道给她送礼的人多着呢。他晚上值夜班，白天也不在家，骑自行车跑出去，一整天不见人影，打听给我治病的偏方。一个父亲的苦心孤诣并不比母亲少，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。如吕德安的《父亲和我》：“像过冬的梅花/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/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/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/依然是熟悉的街道/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/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/安详地走着。”十几平方米的传达室，恍若密不透风的鸽子笼，我不知道父亲在高温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。里面的厂房都租了出去，改建成了大排档，整晚上莺歌燕语，K歌的、醉酒的、打架的、失恋的……

多年后，一位朋友和我说起，有一次跟客户去大排档聚餐，不小心把手机掉进茅坑里，那是早厕啊，恶臭冲天。朋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看门的大叔帮忙，他二话

不说用竹竿给打捞上来，衣服湿得透透的。朋友想着谢谢他，转眼间他锁上门不知去向。我听着听着，眼角溢出了泪，很想告诉他那位大叔正是我的父亲，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，因为父亲知道了会不高兴——他不事张扬，做了好事不留名，且从小要求我要谦逊。

大凉山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罗的小说《重生记》，做了回大胆设想：主人公是个落魄的“淘金客”，在河面上撑船漂荡，他想改变这种生活，于是来到南天门，请求天仙帮自己实现愿望。然而，他的父母不答应，宁可溺死也不想重生。与其说不愿重生，不如说不肯回溯痛苦的记忆。“我低估了他们的内心需求和某种对生活隐忍的挣扎，再平庸的人，也有他想改变的东西，只是别人选择隐忍，吞下了所有苦果，而我，把这种改变折腾到天上去了。”回到现实中，人生是单程航线，没有回头的余地。但是，往事就在那里，顽固地矗立在那里，使我来回往返和漂移。走在大街上，邂逅与父亲年龄相仿的人，我不由自主停下脚步，看得眼底发热；出入小区时，遇到与父亲一起长大的邻居，望着他们不再年轻的样子，满头银发，后背佝偻，我的心里一阵痉挛，说不出的失落感。

三年的时间，并未有多少改变，但足以使一个人走出记忆的黑洞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再奢望从过去那里索取什么。父母乃是生命的源头，父亲之死导致时间的悬浮或分割，酿成了我体内的疾病，留下了难看的疤痕，我除了带着它向前走，别无选择。抑或说，这个世上，没有谁比谁更幸运。较早地直面生死课题，了悟人生，也不失为一种幸运——某种意义上说，我获得了重生，精神层面的脱胎换骨。而父亲以另一种方式存在，他不过是换了个地方，陪伴我并肩走下去，走在雨和雨的间隙里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点滴

□孙葆元

点点滴滴是流水，流水流走的是日子，当然也载着过日子的日子。日子里的流水拒绝惊涛拍岸，谁家也没有那么多钱任你如此消费。这里就要讲两个老头节水的故事。这两个老头，我曾在文章里讲过他们的故事，一个在庭院里种了一棵香椿树，年年让他女儿把香椿芽送来让我尝鲜；一个在楼前种了一棵枇杷树，每年都把枇杷寄到我府上。他们的故事也随着寄来了。

“香椿老头”年轻时曾经风光过，是工厂里的技术能手。好像没有“技术能手”这个职称，以前有八级工人制，后来改掉了，改掉以后工人就和职称不沾边了，大家都一样。“香椿老头”就经历了“都一样”的日子。有人爱钓鱼，有人爱种花，“香椿老头”爱琢磨制造技术。一个物件摆到他面前，搁别人，一看没用，就一脚踢一边去了。“香椿老头”不这样，他就琢磨，这个面怎么刨，这个孔怎么钻，这个轴怎么车，最难弄的这个曲线怎么铣，心里全明白，这叫加工工艺。好比打仗，指挥部说，给我拿下这座山头！怎么拿？战地指挥员就得想办法，是声东击西过去，还是挖地道过去，抑或是火力掩护冲过去，这叫战术。“香椿老头”就是工厂里执行战术的好手。没想到后来工厂没了，“香椿老头”有再好的本事也没用武之地了，苦闷了两年，凭着琢磨的眼光看到了装饰市场。这一眼可不得了，全市十余家酒店、几家珠宝商店全是他领人装修的，而且他还承担起后期的养护任务，你说他风光不风光？但是，后来门店歇业，他也歇业了。歇业没有钱挣，就没好气，闹得一家人噤声，谁都不敢惹老爷子。

一天，外孙子放学回来，跑得浑身汗，要洗澡。钻进卫生间，衣服都脱了，他进去看了一眼，突然喝道：今天不准洗！把外孙吓了一跳，问：姥爷，为什么不能洗？他斥道：你没看见储水桶满着吗？明天洗！在“香椿老头”家，水是需要二次利用的，洗澡、洗脸、洗衣的水不能随手倒掉，都要存到储水桶里，再用来冲厕所、擦地板。这储水桶是满的，无法继续储水，必然是他的家“禁洗”日。正训着外孙，他女儿回来了，一闻，孩子满身汗臭味儿，先训斥：上哪里疯去了？再训斥：怎么不洗澡？孩子哭丧着脸说：姥爷不让洗。

这是“香椿老头”的家规，别说外孙，就是他女儿回来也得守规矩。盛夏，女儿顶着烈日回来给老爹送来一个西瓜，汗把连衣裙都浸湿了，想冲个澡，一看储水桶是满的，女儿扭头就走，回二十里外自己家冲澡去了。

“枇杷老头”家也是洗澡洗出了风波。他家住在上海，年轻时他也是一家大企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在叱咤风云之前，先是下乡，后来返城，没有返回上海，而是去了徐州，在机械制造厂安下了身。他一辈子信奉“螺

丝钉精神”，在工厂爱惜每一颗螺丝钉，叫作“爱厂如家”，他的人生格言也是“做一颗螺丝钉，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”。现如今，当年的千百万螺丝钉都退下曾经的岗位，“枇杷老头”也退下来了。退下来的“枇杷老头”思念上海故乡，他是一片落叶，一定要回归故土的根下，于是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子，把一颗漂泊的心安定下来。大上海仿佛不是他的了，现代的生活节奏把他排斥在外，他在街头就是一个另类。比如那棵枇杷树，现在哪个年轻人还在楼前种树？“枇杷老头”就不一样，从埋下种子，到呵护幼苗，到瞩望小树长大，再到开花结果，哪一程不是心血的付出？“枇杷老头”看到了城市中大量的现代遗弃，挺好的沙发扔在道边没人要，这沙发比当年他们厂长办公室的沙发都好。“枇杷老头”把它搬回家，比捡颗螺丝钉可值钱多了。他闺女回来探望老爸老妈，一进门落不下脚，那个沙发挡住了道，就问：哪来的沙发？“枇杷老头”说：嘿嘿，我捡来的。闺女怒了：你又不是没有钱花，真没有钱了，我给你，出去捡什么破烂！

我一听这个故事也乐了，哈哈，“螺丝钉”成了破烂了！

“枇杷老头”的闺女极有经济头脑，她的单位在上海郊区，路远，进出家门全靠车。恰巧单位处理一批旧车，他闺女就把旧车买下来，开了一年，到报废期了，把车牌拆下来卖了，车送回收厂。“枇杷老头”掀开后备箱检查一番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，发现里面躺着一个备胎，倍儿新！连螺丝钉都捡的老头哪能放过？就把车轮拆下来，只把旧车送走了。周末，闺女回来了，一看旧沙发旁边靠着一个新车轮，就问：怎么又捡了一个车轮子？“枇杷老头”说：嘿嘿，不是捡的，是从你那辆旧车上拆下来的。闺女又斥道：车都没了，要那个破车轮子有什么用？

不久，“枇杷老头”的大儿子从徐州开车来看望他，临走，老头指着车轮子对儿子说，你把它带走吧。儿子看了一眼，问：我要这个干吗？老头说，万一你那车轮坏了，还可以换上使用。他儿子一听，愣没绷住脸，扑哧一声就笑喷了：老爹哎，车轮与车都是配套的，这是哪种车的轮子？我那车用不上！

“枇杷老头”不认识“香椿老头”，不知怎么也学了“香椿老头”的伎俩，洗了澡不倒洗澡水。他家用浴缸洗澡，洗完澡爬出来，废水就留在浴缸里，可浇他的枇杷树，也可冲马桶。时间长了，废水发霉了，霉味刺鼻，邻居们开门敞窗，一股酸臭味儿飘到人家家里，就引发了矛盾。几次交涉无果，邻居把他告到居委会。居委会也拿他没办法，就找到他闺女，他闺女一跺脚说：我把浴缸给他换成淋浴！

我在老远的济南听着就乐了，换成淋浴就派上了废水桶的用处。闺女哎，等着瞧好吧！